



人间烟笋

刘义彬

“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苏东坡的《初到黄州》真是道尽了我们这个年龄段人生的酸与喜。长沙县江背镇黄婆塘的老家后山就是竹林，顺手的美味，我却因常年忙碌于案头，无暇得享。

那天，老弟在后山左寻右觅，辛辛苦苦挖得几棵冬笋，在家煮腊肉冬笋片火锅。脆嫩不用说，只是难进油盐，味道淡且有点麻口，兼有一股土腥味，我没给太高评价。记得大前年十几个同学一起游郴州小东江，从明朝始建的山巔古村喻家寨下来，在一农户家中吃过的烟笋腊肉，那才令人叫绝。又香又脆又绵软又味浓，至今回味无穷，哪是新鲜冬笋片所能比的。

我在后山闲走，发现有三根春笋抱成一团刚刚拱破泥土，露出两寸长的笋尖，张开的三张小嘴巴似在地下憋得太久，因缺氧而大口地喘着粗气。旁边坚硬的地面被它们用洪荒之力拱开好几条裂缝，泥土也被顶翻了。这是我今年见到的第一批春笋，心头欢喜，满山地寻找起来，却并未发现其他新笋。

一周后回家，后山的笋子像燎原的星火，纷纷揭竿而起，数数有十几棵，那第一批钻出土的已经高达一米多。新出的春笋真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味道，根本不择场地就冒出头来，有的甚至气定神闲地站在排水用的山水坑里，有的猖狂侵入我的花果里。按捺不住心头的喜悦，我将山水坑和花果里冒出来的五六棵笋子一把挖了，不能让它们肆意恣肆野蛮生长，影响我的整体规划，也迫不及待地想尝尝鲜了。

难得的大太阳，正是做笋干的好机会，这么好的食材我可得珍惜。拉上老迈的母亲一起帮我剥笋壳，清洗后，将外围长了几圈红痘痘的笋根用刀切掉，将嫩笋切成片，再切成丝，放到大铁锅里用开水煮五六分钟。新鲜的笋香

味从滚开的沸水中飘出，在厨房里窜来窜去，催开了心底的欢欣之花。门外走廊上的防滑石地板已经被太阳晒得滚热，我将它拖洗干净，让沥干水的新鲜笋丝躺在平滑的石地板上，在太阳下暴晒大半天，便成了期望中的干笋丝。当晚就迫不及待亲自掌勺，将切成片的肥肉在大火下炼成猪油，将煮熟的笋丝放进滚烫的油锅，陆续加上红椒丝和瘦肉，爆炒后用文火焖熟，端上了桌。佐了阳光鲜香的红焖笋丝果然不一般，很快就被家人抢光，我也直呼忘记倒酒了。

再回家离第一次发现新笋刚好10天，后山的笋子数数竟有30多棵了。好像在故意向我示威，好几棵笋子竟从后山的小路正中间拱了出来。这还不行，不让我上山了？果断开挖。有一棵笋子从果园里的铁树丛中探出头来，已经有一米多高，我上次竟没能发现它。已成少年的竹子做笋干显然太老，只能摇摇头，等冬天来砍毛竹吧。

细雨纷纷，望着连绵不止的毛毛雨我叹了口气，挖出来的笋子不能久放，没有太阳晒就生火做烟笋吧，无非多花些时间。再请妈妈剥壳，我负责切和煮，大哥负责生柴火。火炉的周边有一圈玻璃台面，我和老婆将沥干的鲜笋丝一一摊在玻璃上，慢慢烘烤。刚生的柴火因通烟不畅，整个伙房里弥漫的烟雾一度将我们熏出了房门。玻璃面发热有点慢，我又拿来平底铁锅放在火炉正中间，这里升温快，温度高。将大片一点厚实一点的笋丝一根根丢进铁锅，不断用锅铲翻炒，然后用筷子先将炒干的一根根夹出来，再放回玻璃面板接着慢烤。

这样不断机械地循环着，感觉岁月便因此被拉长了，一种享用工夫茶的惬意和柔慢的感觉慢慢沁润全身，恍惚间看见一丝丝的亲情、烟火与诗意都被熏进了笋丝之中。“毕竟山珍味不同，切丝玉白赖刀功。翻锅小炒三春色，无限风光入酒中。”不知名的诗句片段从耳边掠过，于是暗忖，人世间的苦难虽多，又怎能敌得过那绵长岁月中数不清的细碎欢乐，吟不完的烟火诗情呢。

再加把火，笋丝干便成。只待亲友临门，香鲜脆嫩滑口的腊肉烟笋便可上桌。



那片漏雨的青瓦顶

胡娟

我爱听雨，更爱故乡老屋夜半雨声，虽惆怅却又绵绵无期。故乡的夜雨，那时总是喜欢席卷在老屋的青瓦上，然而却早已湮没在30年前的岁月里。

夜半无眠，望着窗外狂风肆虐，暴雨急骤，团团树影在昏黄的路灯下摇摆不定，似在挣扎，在逃脱。

此刻，若是在30年前的夜晚，我和母亲定是满怀叹息，无奈地钻出温暖的被窝，匆匆地披起外套，四处寻着各种大小不一的脸盆水桶，有时甚至连吃饭用的大瓷碗都不放过，放在床脚，放在窗边，在房中央，在饭桌上……一不小心，偶有几滴落在头顶，打在身上，也来不及叹息，只盼迅速稳妥地接住那粒粒从天而降的雨珠，随即，耳边便响起一串串叮当的交响乐曲。

屋外雨势突猛，屋顶那片片青瓦被狂风疯狂地铺卷着，似在迎风起舞，窸窣作响；屋后不时夹杂瓦砾刮落的破碎声，大有飞石走瓦之势。屋内则是叮当作响，错落有致，饶有一番韵味。

一开始，雨声滴答滴答，有的文雅，一滴一答，很有节奏，似是情愫满怀，在哀怨低语不为人知的秘密。但还是小孩子的我们，躺在床上，久久不能进入美梦中，听腻了，觉着甚是烦人。有的比较粗暴，一开场便是一泻千里，像断了线的珠子猛然掉落在地面，一涌而下，哗啦啦，连绵不断，似乎要把这大半辈子的委屈苦楚和在这汹涌的暴风雨中，发泄得淋漓尽致；而后没多久，又便随着雨势，变成滴答滴答，俨然一副小鸟依人的样子。

恍然一梦，醒来，夜半雨声消失了，天也清亮了。那时候，虽然暴风雨一来，屋内都会响起杂乱无章的交响曲，让人挪不开脚，但是相较之下，我还是更偏爱夏季的雨。

夏雨不像春日细雨，如牛毛细针，缠绵悱恻，久久不绝；不像暮秋阴雨，如组织密网，低沉阴冷，无边无际；更不像深冬冻雨，如坚硬冰锥，凛冽刺骨。

夏雷震震，电闪雷鸣，雨来得这般热烈，这般急躁，这般持久。它就像是调皮的小男孩，在和他母亲捉着迷藏，忽而活蹦乱跳，忽而静若处子，时而喧哗，时而静止，总是让人难以捉摸。

雨声哗啦，它从山坡上笑着蹦着，顺流而下，汇聚成那层层叠叠的溪水，这是那一群群小瀑布的归宿。南风一吹，平静水面便也激起千层浪，万朵花。此时，风云席卷，屋内此起彼伏的交响乐，掩住了白日喧嚣，冲破了夜半静谧。若是日间，待雷电远去，我们这群小孩子，无处可去，只能安安静静地蹲坐在门前屋檐下，抬着头，无奈地望着半空中接连不断的雨线，心里期盼着这雨快停吧。

不声不响，雨忽然停了，屋内的雨也逐渐停了，间或听着几声滴答，屋后的树在清风中摇曳生姿，显得愈发葱郁。半空的那道七色彩虹悄然而至，似是夏娃娃笑弯的眉眼，我们在一个个月亮闪光的小水坑里，尽情地踩来踩去，溅起朵朵水花，消逝在记忆长河里。

“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如今，那片漏雨的青瓦顶已然消失在童年，再也无法在夜半听到喧嚣热闹的雨声了。

惟有在童年的心上，滴上了一丝丝的乡愁。



两见冰心

金振林

1978年12月，共青团中央在北京东四旅馆主办儿童文学学习会，湖南去了5人，会议期间除了冰心、严文井、叶君健、金近、冯牧、王愿坚、陈登科等著名作家讲课外，还有拜访茅盾和张天翼的安排……

第一位开讲的是严文井，他当年63岁，正当盛年。他敞着圆脑袋，双目如炬，一开口就让大伙愣了一下：“我希望你们50个作者，都能成名成家，如果15年后，你们中间没有出名家，这个会就失败了。”

此话当时有点“语不惊人死不休”，而且是从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副书记、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的口中一字字吐出，学员们彼此一笑，精神为之一震。

而12月8日上午，冰心的开场白更风趣和有意思。当年她78岁，身材瘦小，大概只有一米五几，两眼炯炯，如同两颗闪亮的星星。冰心一开始就把会场气氛弄得很随和。她要会议主持人把“报告式”的会场改成一个圆圈，我们七手八脚忙了一阵，使严寒的会场显得生气勃勃，笑声欢语迭起，像个家庭会议了。

冰心说：“我不是作报告，作报告要穿鞋戴帽。”会议主持人请她坐下来讲，她说：“我起点不高（指身材矮小），我站着讲。”人们报以一阵笑声。她一直站着讲了两个半小时，真是难为老人了。我手头珍藏着一本1926年5月初版的《寄小读者》，不知翻了多少遍，其中有些句子我都能背出来：“世界上没有两种事物，是完全相同的……只有普天下的母亲的爱，或隐或显，或出或没。不论你用斗量，用尺量，或是用心灵的度量衡来推测：我的母亲对于我，你的母亲对于你，她的和他的母亲对于她和他；他们的爱是一般的长阔高深，分毫都不差减。”

欣赏诗文，崇拜其人，这是每个读者的心里，从小以来，我多么盼望有朝一日，能亲眼见到冰心呀！

那天，终于美梦成真，我怎不欢欣！

冰心是一位心理学家，开场白把气氛闹得融融之后，她来了个自我介绍：“我写《寄小读者》时，就不懂为小读者服务。1923年得到一笔奖学金，到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读英国文学，我一辈子在孩子中间长大，我是大姐姐，还有三个弟弟，顶大的比我小六岁，他们还有他们的朋友，我走时，要我写信，我不能给他们每个人写。《北京晨报》开辟了一个“儿童世界”专栏，《寄小读者》就在上边连载了。1958年写《再寄小读者》是人家给“将军”“将”出来的……我愿意干“小儿科”（指儿童文学），小儿科没人干，我来干，我要把我想的给孩子们讲一讲，我有一片爱孩子的心！”

冰心谆谆告诫青年作家：“你要喜欢儿童，你不喜欢儿童你就不写儿童，你不要拿儿童文学作敲门砖。”

当冰心讲到这里时，有人祝愿道：“您会活到一百岁！”

冰心讲了一句：“谢谢大家！”

回湖南后，我们创办了《小溪流》杂志。这本杂志也流淌着冰心老人的慈爱！

1987年11月，我到了北京，在北京语言学院阎纯德教授家做客，午餐后，他说：“下午陪你去看看冰心！”于是，立即打电话给冰心女儿吴青，联系后，我们直奔中央民族学院冰心寓所。

途中，阎纯德给我讲了一则不是笑话的“笑话”。冰心已经八十七岁，离来寿只差一年！她的胯骨摔折后，基本上谢客来访，她也不出席任何社会活动！

每天，她的第一要务是在巴黎大的本子上，写一张字条：医嘱谢客！或者其他同样内容的便条。据说，有一位邻居是冰心的崇拜者，他难见冰心，却发现门上有便条，是冰心的手迹，聪敏的他，等到晚边无人时，悄悄地把便条扯下。第二天，家人看见没有便条，又要冰心再写一张，反正写得快，贴得快，也被扯得快，几个月下来，邻人收集了冰心手迹数十张。也许多少年后，手迹拍卖，邻人还会发一笔小财哩！

我忙说：“我有冰心的信和手迹十来件，留给我的子孙吧！”

冰心坐在书房兼写作室里等我们呢。

太阳从窗户射进来，一排靠墙的书架上摆满各色图书，还有镜框里她亲人和巴金的半身相片，真的是明窗净几，一尘不染。冰心娇小的身段，穿着朴实无华，从主人到装饰，真的是冰清玉洁。她两目有神，思路敏捷，只是比十年前白胖了一些，我问她最近写些什么？

她说：“我的回忆录写到1926年。那年我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回到北京，执教于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等校，1946年赴日本，曾任东京大学教授，1951年回国。”

我以一个编辑的敏感，马上向她约稿。冰心婉拒道：“我已答应给《收获》了，不能再给别人。”我希望给《小溪流》选载一些，她诚挚地说：“答应了别人，选登也不好。”

我又询问她的生活起居。她坦然地说：“没有什么大毛病，多少能吃两把米饭，晚上要吃安眠药才能睡觉，都是因为胯骨摔折，活动不多的原因。”

接着，阎纯德和我，站在冰心身后合影。这时，吴青进来通告，几位海外来访女士已在外等候良久，我们只好握手告别。这是真正的告别，从此，我再未见到敬爱的冰心。

1994年冰心因年老多病，住进北京医院南楼，这一住就是5年，我心中一直怀念着她，关注她的近况。居然，在病中她还有新作问世，她在《我的家在哪里》一文中最后写道：

前天下午我才对一位年轻朋友戏说：“我这人真是一无所有一从我身上是无权可夺，无官可罢，无级可降，无款可罚，无旧可毁；地地道道的无忧无虑，无牵无挂，抽身便走的人。”

1999年2月28日，冰心老人真的“抽身便走了”。

这是一处鲜有人至的山谷。湮没在茅草与荆棘中的砂石小路，几乎无迹可寻。朔风吹彻，山上松林如浪翻滚，山下灌木黄叶凋零。秋季挤满山谷两旁的糯米条花，还挂着些枯干的花束，一丝一丝残留的甜香，与落叶干草的腐朽味道混合在一起，寂静的山谷间飘散着野蛮又凛冽的气息。

我以一根小树杈披荆斩棘，独自穿越这无人之境。沿着斜坡上山，记忆中的小径依稀可辨。小径两旁，稠密的杉树直指天穹。在一棵枯树苑上，我看到了几把亭亭的小黑伞。手机百度搜索，确定这是我寻觅半生未曾遇见的黑灵芝。这片印满我童年足迹的山林，总是为我慷慨准备我想要的，“使我健康、富足、拥有一生”。

我谨慎地采下一把完美的灵芝。擎着灵芝的手，被各种木刺挂破，渗着血迹。浑身上下，粘满鬼针草草籽。头发被风吹着，凌乱如飞舞的冬茅。我呵护着黑灵芝，忍着伤痛，执著地攀登，决意翻过山梁，到达山那边鸡犬相闻的村庄。

一场徒步，一趟未竟之旅，如同人生某个片段。没有一条路会主动向我延伸过来，没有一处梦中之地会铺展于停滞的脚下。在不可知的前方，穷尽一生也到达不了的远方，有内心的渴求，执拗的希望，甚至还有些许天真。在人生的旅途中，我就是这样不断迷失，带着伤痕跌跌撞撞，却一路向前，像人生时空中永不停跑的指针。

我曾在夏天里遭遇崩溃，急雨一场徒步来安定内心的风暴。在烈日下出发，前往一条陌生的河谷。阳光当空泼洒，滚烫的气流像巨大的被单将我浑身包裹。当我走进河流，踏入的却是大片泛着青色光芒的乱石，粼粼清波不知何时潜入了地下。乱石滩似乎漫无边际。炫目的阳光暴晒着，河流上空氤氲着雾气。

我上坑洼洼注的石头间落下每一步，不留神便踉跄着，摇摇欲坠。阳光点燃了石头，河滩上遍布跳动的青色火焰。我戴了凉帽，也撑起了遮阳伞，阳光穿透伞面如针一般刺痛我。我擦拭着汗水，眯缝着被汗水涩痛的眼睛，磕磕绊绊地走着没有尽头的河道。峡谷里如此寂静，生命

仿佛都在远离。两旁悬崖上有人喊叫，他们一定看到了谷底蹒跚独行的人，微小得像蚂蚁的人。他们也许在笑这个人不自量力，也许在笑这个人徒劳无功，或者担心这个人能否走出空旷之谷。

道路漫长，阳光毒烈，腹中饥渴，我突然失去了信心。回头看看，出发处的绿林在河谷遥远的那一头，我不具备足够的脚力返回起点。想想走过的半生，又如何能返回？我颓丧地坐在滚烫的大青石上，取下背包，准备喝水。就在背包离开肩膀的瞬间，小巧的水杯从插袋倒出来，砸到大青石上，盖子掉落，顺着石面咕噜噜滚下去。一杯水，在大青石上画了一幅长长的图画，很快就被太阳蒸干，了无痕迹。水杯里泡着的几朵金菊，在石头上萎靡地盛开。

我束手无策地看着最后一缕水渍消失。多少次，我也是这样看着庸常生活突然坍塌，也是这样莫可奈何。茫然四顾，河滩的两侧，崖壁底下，芒草白絮纷扬，小野花儿颤抖着开放。寂静的峡谷，只听见阳光挥舞着鞭子，抽打遍地乱石，豆荚炸裂一般噼啪作响。

我是一条失去水分的鱼，只能搁浅在干涸的河滩。我是在途中的行者，在未知的追逐中摇摇晃晃，青丝染满风霜，依然昂首向前。我隐约听到干渴的咽喉在痉挛，一滴汗水滑过脸颊，浸入嘴里。每一颗石头都成为羁绊，每一颗石头都被我踩在脚下。

刹那间，似乎听到一个声音，细弱的，游丝一般，瑟瑟余韵一般。我猛地抬头，一泓清泉出现在眼前。一棵从云端崖缝里长出的棕榈，倔强地生长了上千年，依然朝光明努力倾斜着身子。那一刻，徒步的所有时光，绝地逢生的庆幸与不期而至的恩赐，让我热泪盈眶。我是行者，只有不断地往前，不断地追寻，才会不断地走上绝路，又在绝路上遇见神奇，遇见重生。

仿佛都在远离。两旁悬崖上有人喊叫，他们一定看到了谷底蹒跚独行的人，微小得像蚂蚁的人。他们也许在笑这个人不自量力，也许在笑这个人徒劳无功，或者担心这个人能否走出空旷之谷。

道路漫长，阳光毒烈，腹中饥渴，我突然失去了信心。回头看看，出发处的绿林在河谷遥远的那一头，我不具备足够的脚力返回起点。想想走过的半生，又如何能返回？我颓丧地坐在滚烫的大青石上，取下背包，准备喝水。就在背包离开肩膀的瞬间，小巧的水杯从插袋倒出来，砸到大青石上，盖子掉落，顺着石面咕噜噜滚下去。一杯水，在大青石上画了一幅长长的图画，很快就被太阳蒸干，了无痕迹。水杯里泡着的几朵金菊，在石头上萎靡地盛开。

我束手无策地看着最后一缕水渍消失。多少次，我也是这样看着庸常生活突然坍塌，也是这样莫可奈何。茫然四顾，河滩的两侧，崖壁底下，芒草白絮纷扬，小野花儿颤抖着开放。寂静的峡谷，只听见阳光挥舞着鞭子，抽打遍地乱石，豆荚炸裂一般噼啪作响。

我是一条失去水分的鱼，只能搁浅在干涸的河滩。我是在途中的行者，在未知的追逐中摇摇晃晃，青丝染满风霜，依然昂首向前。我隐约听到干渴的咽喉在痉挛，一滴汗水滑过脸颊，浸入嘴里。每一颗石头都成为羁绊，每一颗石头都被我踩在脚下。

刹那间，似乎听到一个声音，细弱的，游丝一般，瑟瑟余韵一般。我猛地抬头，一泓清泉出现在眼前。一棵从云端崖缝里长出的棕榈，倔强地生长了上千年，依然朝光明努力倾斜着身子。那一刻，徒步的所有时光，绝地逢生的庆幸与不期而至的恩赐，让我热泪盈眶。我是行者，只有不断地往前，不断地追寻，才会不断地走上绝路，又在绝路上遇见神奇，遇见重生。

我是一条失去水分的鱼，只能搁浅在干涸的河滩。我是在途中的行者，在未知的追逐中摇摇晃晃，青丝染满风霜，依然昂首向前。我隐约听到干渴的咽喉在痉挛，一滴汗水滑过脸颊，浸入嘴里。每一颗石头都成为羁绊，每一颗石头都被我踩在脚下。

刹那间，似乎听到一个声音，细弱的，游丝一般，瑟瑟余韵一般。我猛地抬头，一泓清泉出现在眼前。一棵从云端崖缝里长出的棕榈，倔强地生长了上千年，依然朝光明努力倾斜着身子。那一刻，徒步的所有时光，绝地逢生的庆幸与不期而至的恩赐，让我热泪盈眶。我是行者，只有不断地往前，不断地追寻，才会不断地走上绝路，又在绝路上遇见神奇，遇见重生。

我是一条失去水分的鱼，只能搁浅在干涸的河滩。我是在途中的行者，在未知的追逐中摇摇晃晃，青丝染满风霜，依然昂首向前。我隐约听到干渴的咽喉在痉挛，一滴汗水滑过脸颊，浸入嘴里。每一颗石头都成为羁绊，每一颗石头都被我踩在脚下。

刹那间，似乎听到一个声音，细弱的，游丝一般，瑟瑟余韵一般。我猛地抬头，一泓清泉出现在眼前。一棵从云端崖缝里长出的棕榈，倔强地生长了上千年，依然朝光明努力倾斜着身子。那一刻，徒步的所有时光，绝地逢生的庆幸与不期而至的恩赐，让我热泪盈眶。我是行者，只有不断地往前，不断地追寻，才会不断地走上绝路，又在绝路上遇见神奇，遇见重生。

我是一条失去水分的鱼，只能搁浅在干涸的河滩。我是在途中的行者，在未知的追逐中摇摇晃晃，青丝染满风霜，依然昂首向前。我隐约听到干渴的咽喉在痉挛，一滴汗水滑过脸颊，浸入嘴里。每一颗石头都成为羁绊，每一颗石头都被我踩在脚下。

刹那间，似乎听到一个声音，细弱的，游丝一般，瑟瑟余韵一般。我猛地抬头，一泓清泉出现在眼前。一棵从云端崖缝里长出的棕榈，倔强地生长了上千年，依然朝光明努力倾斜着身子。那一刻，徒步的所有时光，绝地逢生的庆幸与不期而至的恩赐，让我热泪盈眶。我是行者，只有不断地往前，不断地追寻，才会不断地走上绝路，又在绝路上遇见神奇，遇见重生。

城市小景（三首）

姚茂楷

窗外古树

密雨从南城经过
洗天秋虫唧唧的啼鸣
我在一个五楼西头
向窗外的大树屏息细听
那个孤独高耸的伫立
比春天进城时被更多的灯光
雨声浙沥着枝叶的复述
难以删减乡愁与酷暑
我听出夜色的隐秘与合奏
一树雨声的天籁高大浓郁
敲响小窗的寂寞与空虚
它是否闻到遥远的气息
扭动回望乡土的树尖

人工花园

把虎大一座山剔除
雄心勃勃的栏杆水渠
割裂出一方开花的园子
绿草在劳工的叽咕喳喳中
从监视里一片片移除
草木在园中轮换花的模式
色彩泼艳了土地上的春夏
秋虫又按期清点落下的黄叶
一场接一场的热烈绽放
在山脚的风中顽强支撑
枝叶学理解除了激情
一些枝头被剪除手勢
一些隔阂变成拥抱

餐家小院

乡村与景色愈加亲密
冲动一次次调制土木
人与物每天变化
汽车挖掘机轰鸣与建材吞吐量
夜色灯影里毫不疲倦
纸上楼旁俯视水池花园
远方大树在合同上承诺
常识是否在哪里说过
不栽杨柳不植松柏
花木枝叶上浓郁的财气
腾起一片城郊的风
一群惊诧的词语
捐给城中与老家那些熟人

吴志立 插图



吴志立 插图

同城通 分类信息 生活资讯全覆盖 为您服务全天候 电话:0731-82205305 Q:800083498 微信:长沙同城通 刊登资讯不出门 手机平台服务也	清算公告 湖南广卓幕墙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经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联系人：颜龄，电话 15874249000。	下列证件声明作废 ●父亲李可鹏与母亲陈娟遗失女儿李曦璐在望城区妇幼保健院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R430587132，声明作废。 ●熊灿红遗失湘AE139挂道路运输证430181214065，声明作废。 ●父亲伍坚与母亲张律画遗失女儿伍丽丹的长沙市妇幼保健院出生医学证明，编号：R430282961，声明作废。 ●石宏霞遗失吉林师范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本科)毕业证书，证书编号：102035201005700014，声明作废。 ●父亲孙进与母亲雷慧遗失儿子孙浩翔的长沙市妇幼保健院出生医学证明，编号：Q430737360，声明作废。 ●父亲蒋晨与母亲桂丹妮遗失儿子蒋思垣的湖南省人民医院出生医学证明，编号：T430956955，声明作废。 ●张跃忠遗失长沙今天建湘酒店有限公司特种行业许可证，证号020308，声明作废。
公告声明 湖南茂鑫供应链有限公司、湖南金悦洋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湖南瀚汇商贸有限公司、湖南和立东升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经我公司多次催告，你方未按照《股权投资协议书》回购我公司投资湖南中海鑫邦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称目标公司)51%的股权。现我公司视你方全部放弃回购目标公司51%股权的权利。你方应于本通知登报之日起30日内将目标公司的经营权移交我公司，我公司亦将委派专人接管目标公司经营。特此通知。 湖南本森实业有限公司 2024年5月22日	经营权移交通知 湖南茂鑫供应链有限公司、湖南金悦洋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湖南瀚汇商贸有限公司、湖南和立东升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经我公司多次催告，你方未按照《股权投资协议书》回购我公司投资湖南中海鑫邦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称目标公司)51%的股权。现我公司视你方全部放弃回购目标公司51%股权的权利。你方应于本通知登报之日起30日内将目标公司的经营权移交我公司，我公司亦将委派专人接管目标公司经营。特此通知。 湖南本森实业有限公司 2024年5月22日	遗失声明 长沙月明羌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遗失由湖南湘江新区管理委员会于2024年1月2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04MAD7RG8419营业执照正、副本及公章、财务章、法人私章，声明作废。